



田况儒林公議向無刻本李憲長編攷異王明清揮塵後
錄咸引其書勝國時裨海刻本分作二卷嘗取以校對不
逮此本遠甚如康定初元吳擾邊條後脫去契丹耶律
一條張詠嘗太祖朝條與李漢超將勁兵五千條互有錯
簡又脫去呂蒙正居宰弼至太宗嘗因久旱共五條又張詠
在白士間條與張詠所吃之郡條互有錯簡又唐莊宗遣
郭崇韜索崇韜赤下脫去其族至蕃漢都統共八十二字其
外脫字脫句不可枚舉又後跋兩篇皆裨海所無曩校勘不
工不如此刻藉孔得此善本何由正彼訛誤是微恬裕主人
收藏之精矣咸豐九年三月胡珽談

儒林公議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艱危有
英睿之斷可以主天下故居常以主社許之一日太宗被
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赭袍示之曰
此當付誰耶末年友愛弥篤終以大寶授之

太宗纂嗣下河東海內生靈寢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
人烈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堯虞之心豈遠
是道哉太宗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
遂留駕前刻漏及渾儀於行宮蓋深憤醜虜憑陵志在必
復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曆甲申歲予
既平保塞叛卒留治常山繕葺宮殿藻塋一新宴殿特環
壯兩廡脩敞不減京都集英制度畫宴摘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矚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
有寫御容至偽國者煜見之日尤憂懼知真人之在御也

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尔因問曰朕如何知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卒而知之雖卒與生知不然同其知一也

太祖少在兵戎間累著戰功以至得天下然以興隆學校為心京師建國子監每輿駕親臨以觀其役識者知太平之有漸矣

王曾僕射有台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敵人歸恩在已初參大政嘗薦蘇維甫者可當煩使維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干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已乏因旬澣詰旦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他辭維甫退所館已有持勅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教運使宴朝行之極選也乃王公九日所署勅也維甫慚歎久之其它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然使誰當識者以為明理之言

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數之時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囑和極一時之麗億乃編而叙之題曰西崑訓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崑體其它賦頌章奏雖頗傷於彫摘然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陳從易者頗好古深擯億之文章億亦陋之天禧中從易試別頭進士策問時文之弊曰或下俚如會稱或叢勝如急就億黨見者深嫉之近山東石介嘗作怪說以誣億其說尤甚於從易謂億利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欲盲聾天下耳目謂吾學聖人之道有攻之者不可不反攻之譬諸盜入主人家奴尚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死且不避豈至是耶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

幾謗訾群興范富皆罷為郡介詩頗為累焉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

太祖皇帝天啓神贊舉無遺算開端創制事未成就遂厭區夏太宗皇帝以親帥勳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之亂以刷滌汚俗勸人忠一為本連闕禮闈收采時俊每臨試軒城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冗濫亦不勝言當時議者多以為非古選士之法故真皇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謂舉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太宗滌汙輩舊一新簪笏則明者亦然知其意焉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轂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

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鞵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傾羨謹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蹠好辨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疆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寶元初拓跋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奉求朝廷真冊議者雜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遜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輩筦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圃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洩未完兵力尚寡然元昊戒其下未嘗小有侵軼盖不欲曲之在已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踰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謂羌真小而怯也屢遣裨校率兵縱掠元昊既忿且以為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懼必不守雍檄召劉平自他道

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却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操陣所披靡然賊衆十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蹂亂無復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為賊繫自爾賊勢雄張官軍囂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川又一年葛懷敏陷於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皆舉軍敗覆窮蹙奔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尚斬馘千餘及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束手就殪如投陷穽焉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歟將天假羗酋以為國患也

康定辛巳歲韓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尹洙為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大帥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已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羗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駟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湏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為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兵數萬為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又羸邪誘之時委老弱牛畜令官軍俘獲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自白而去者追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輩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下不可勝數煙塵分合前後相失官軍圍蹙其中無復行陣

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十五餘人如王珪桑懌者皆驍勇可備指蹤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為衆所歸咎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事被鞠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他罪譴焉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時將兵破甘涼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自是益喜戰勢亦漸盛德明死繼拔斃牛京哥城唃廝囉雖遇敵力戰元昊所部亦傷歿者衆然大勢已訶遂南徙歷精誠文法浸弱矣又其子瞎驪摩罔角皆叛其父自立摩罔角素依首領郢成俞龍為謀主俞龍復納內於元昊子寶令偽號梁主者由是唃廝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矣

拓跋德明承繼遷王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時亦寇鈔邊境及公移寃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于廡下使輜始出餞館已更赭袍鳴鞞鼓吹導還殊無畏避一旦貢表求封冊廟論乃責以藩臣之禮歆必行天誅何不思之甚也

元昊既志在恢拓數侵諸蕃境上鄰敵怨之長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為十隊、各有長一姝勒二浪訛遇移三細賞香埋四里里奴五雜熟屈得雞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穆岩各九細毋崑各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為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為生剛捉生其廂左距契丹右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為謀勇者人或告其有異志元昊並誅之而勢亦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諸重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

者數焉加之儲侍供億中外殫耗是以議者欲亟與之和苟紓一時之弊

天禧中西蕃酋領李遵及郢城温共迎唃廝羅為主以興文法遂逼秦州時曹瑋作州帥逆戰於三都谷蕃衆大敗自後不敢復寇漢境唃氏後迎李遵郢城温殺之又為拓跋元昊侵逼文法終不能盛朝廷假以節旌歲有賜予唃氏亦時遣人朝貢

康定初元昊擾邊官軍覆沒屯田員外郎劉渙抗章請使唃氏令率衆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方達唃氏所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旨不能悉達徒捐金繒數萬而還議者以謂唃氏危窘自固不暇豈能為朝廷困元昊哉渙策踈矣

契丹耶律阿保機之興也其志甚侈嘗得中國綿綺以其尤精緻者藉地令牧豎汙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家他日富盛此曹固踐之也迹其貪冒之性豈易厭食哉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旅意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壘時寇準作相高瓊居親衛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堞號令諸軍既四顧滿野皆胡騎益不自安準指麾言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巡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準曰皆可斬及虜寇講和車駕還京師準之功無與二準亦豪俊自負欽若輩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城下之盟古所深耻今陛下初御海內為夷狄凌侮亦不幸尔上曰為之柰何欽若曰非天表瑞貺盛儀畢講則不足聳狄人而掩茲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勒岱嶽以誇戎夏丁謂輩遂從而希合之加以承祖宗恭儉之餘帑藏充仞內外實貨不可勝計洎封祀禮畢玉清景靈會靈三宮觀成國力

為之耗竭事之官賞賚千萬近世以來未有也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宋大環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大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榭栱杞梓搜窮山谷琬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甍拱欂楹全以金飾入者驚悅褫魄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琦寶異物完仞殫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謂玉清之盛開闢以未未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尔天聖歲六月中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穿碑垂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太后垂簾對兩府大臣雨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相柄黜判官翰林學士宋綬歸西垣授夏竦以脩宮使力期興復朝論誼然言

事者亦競進說知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佛舍利臨痊為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之間通飛樓為街道麗景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閣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略無遺焉有為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問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為官家其義未諭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家帝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上甚悅其對

曹冀王彬遭會興運動效寢著諸將平蜀競掠財貨彬獨不犯釐忽由是太祖益知之性兢畏不伐破偽唐迴入都城令監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及勲望日隆名寵

亦峻愈謙下誠懼以保祿位每出鎮藩閫卑躬待士遇計臺巡視封部雖朝藉省部位至下者亦屏遠從者端笏迂於路左使者見之無不愧恐賓僚或有以過禮為言彬曰上使此人來窺我爾其畏惕如此子孫知義方者亦能遵其家法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橐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其或自引決尔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識量

曹彬居第卑陋未嘗脩廣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臨終誡諸子曰慎不得脩第厥後遵其遺訓無敢踰者及中宮升儷門戶翁赫里巷之間輿馬填物亦止加丹堊而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據廣侈之居以養氣體則儉菲之奉不能充理勢然矣矧子孫被華腴之廕不知難

苦者哉其致蒲覆也必矣如曹王之保家訓後可以為富貴之師乎

上既廢郭后群臣無敢言者時孔道輔為御史中丞范仲淹居諫職知不可以片言奪乃相與率臺諫合千人伏閣拜疏上遣詣中書諭以廢意時李迪在相位謂道輔曰廢后古亦有之矣道輔對曰今天子神聖相公當以克舜之道佐之柰何引古者失道之君廢后事以為證也迪甚慚道輔仲淹皆黜補郡餘皆罰金而已疏云君者天下之父也后者天下之母也天下之母可以無罪而廢是天下之父亦可以無罪而廢也此仲淹之辭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色之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贊佞符瑞急希進用當其役慮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甚每自朝歸第則亟就書室嘿坐端慮或呼婢僕

脫靴則瘡膿潰亦不自苦少求休息一日旬澣乘間步於廊廡忽見紅英墮地訝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樹耶乃弥年所居之儼地也其晚進如此時人目為九尾狐言其才可謂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脩絜端議典正發於悃愾章聖崇奉瑞貺廣構宮殿以夸夷夏奭累疏切諫上雖不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其中朴如此

孫奭敦守儒學務去浮薄判國子監積年討論經術必詣精緻監庫舊有五臣注文選鏤板奭建白內子三館其宗本批末多此類也馮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為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顯篤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為講學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業者遇秋賦詔下則四方多士競投牒聽舉干試求薦罷則引去無肯留者初試補監生雖大蕪謬無不收采生員得牒以歸則自稱廣文館進士監出一牒生員輸緡二千餘目為光監利為公廨之用直講置員但躡為資地希遷榮耳自景祐以來天下州郡漸皆建學規摹立矣慶曆初今賈相國昌朝判領國庠予貳其職時山東人石介孫復皆好古醇儒為直講力相贊和期與庠序然嚮學者少無法例以勸之於是史館檢討王洙上言乞立聽書日限寬國庠薦解之數以徠之聽不滿三百日者則屏不得與由是聽徒日衆未幾遂盈數千雖祁寒暑雨有不却者諸席分講坐塞階序講罷則書名於籍以記日固已不勝其諱矣講員衆曰判長奏假庠東錫慶院以廣學舍為太學詔從之介復輩益喜以為教道之興也他直講又多少年喜王文詞每月試詩賦論策第生員

高下揭名於學門介又喜議時事雖朝之權貴皆譽此言之由是群謗誼興漸不可遏介不自安求出倅濮州言者競攻學制之非詔遂罷聽讀日限一仍舊學者不日而散復如初矣議者曰學校之設固治國化民之本也賢不肖知之矣然古今不同勸導異方古者舉鄉命秀必由於學舍是而進者鮮矣今考士升藝不由於學思治者失其本而欲以未制驅之其反為害也宜矣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据幽薊未有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復漢土則還蹕於汴聞者異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不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輕舉耶

太祖常密遣人於軍中伺察外事趙普極言不可上曰世宗朝嘗如此普曰世宗雖如此豈能察陛下耶上默然遂

止

李漢超帥軍於高陽關貸民財而不歸之民搥鼓登聞上訴太祖召謂之曰尔之鄉里亦嘗為契丹所鈔掠乎曰然上曰自漢超帥彼有之乎曰無之上曰昔契丹掠尔不来訴今漢超貸尔乃来訴也怒而遣之乃密召漢超母謂之曰尔兒有所乏不來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白金三千兩自是漢超奮必死之節矣

張詠當太宗朝時望漸高執政者忌之恐有大用言於上謂詠有威名欲以武爵處之詠聞不樂一日燕見自請為武臣別求三千人貲糧親募拳勇之士自衛以備出戰上不許自是執政無敢議者

呂蒙正居宰弼一日諫官張觀忤太宗旨送臺獄蒙正翊日不入朝上遣使問其故對曰臣為宰臣致諫官下獄復何面目見君上耶上急出觀焉

雷德驤性剛直嘗為大理寺值太祖幸瓊林苑放鷄子勅左右有急事即得通德驤携大理案二道扣苑門求對左右不敢止之上曰此豈急事耶對曰豈不急於放鷄子乎上大怒自起擊之德驤稍退少頃上悔召而謝之曰朕若得如鄉十數輩何憂天下乎

張永守益部時經王小波之亂遺寇未殄中貴人宣政使王繼恩總兵柄驕不急賊詠因教主者不給兵糧群校訴於詠曰即今出則給不要反但天止繼恩翊日遂出捕賊咸平中王嗣宗卞哀王子輿並命為三司使嗣宗即時赴職哀子輿得奉日始視事充未幾卒於職子輿以風痺免嗣宗獨無他終享貴壽

太宗任陳恕為三司使心筭詳給人言若權遺利欲更法者上以問恕言國家用度無所窘臣恐此法一搖則三十年不可再定上怒起入禁中恕不敢退久之復坐方可其議後馬元方主計遂變前法迄今三十餘年是非紛然無所歸準如其言焉

太宗嘗因久旱欲遣使四方詢民疾苦因謂大臣曰天下官吏必有用刑不當者陛下用刑則實有不當上默然久之吏未聞用刑不當者陛下用刑則實有不當上默然久之問曰何也準曰晉州祖吉吏所監臨贓罪不至死陛下特命杖殺之叅知政事王沔第犯監主自盜贓罪至死陛下以沔故恕其罪此陛下用刑不當也上為之感悟罷沔叅知政事

祥符中軍士有告其營將誹毀天書者上怒欲鞫正其罪時馬知節在樞府力言不可且曰天書之降臣等若非親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軍校乎苟正其罪則軍政不能肅矣遂止

李漢超將勁兵五千駐高陽關以捍兵戎漢超常患兵少

因遣其子奉章詣闕求兵太祖逆謂之曰汝父使汝來求益兵耶乃賜其子食已而謂之曰汝父不能辨吾事則伺契丹斬汝父頭吾當別用能辨吾事者耳兵則吾不益也遂解寶帶及以金幣厚賜焉漢超乃自奪^舊勵終能北禦疆寇不內侵軼議者曰太祖以天威神畧戡削多亂夷狄懾縮不敢內侵然矣亦由將之得人也漢超以寡禦疆未嘗挫撓亦由兵精而任專也今之治邊者兵益冗益敗國用已殫而我患方熾誠可浩歎哉

張詠在白士間意槩不群秋賦求薦於大名上書府公曰昨日公府試罷群口騰議以詠名在張覃之右且覃內寔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辭謂之君子聞者無不佳詠善讓謂可以勸薄俗又嘗作聲賦雖未能高緻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朋游有勸

詠以聲賦贄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耶其自負如此

張詠所臨之郡無不冠映前後民愛之如父母再治蜀恩威條教動皆可紀益人至今謠慕比戶畫像祠之以謂諸葛武侯之後無逮之者蜀人性游侈嘗親舂以勸耆教之民皆感其意焉

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飢民多犯鹽禁詠無問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邏捕者群入白詠以為亂國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鹽自活忽焉蠡螳屯熾以死易生則諸君將柰何吾止佇秋成則繩之以法坐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燭屢跋乃罷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壻爭家財者壻訴曰妻父遺命十之七歸壻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竦然命酒酌之謂其子曰尔父

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尔甫三歲故託育於壻也若尔有七分之約則尔死於壻之手矣今當七分歸尔三分歸壻也其子與壻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屯防尚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賤官鹽之直貴米價以博易之糧廩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張詠性剛急嘗作鯁鯁魚賦其序略云江有若覆甌者漾於中流稜鬣不沒舟人曰此噴魚也觸物則怒多為鷄鷄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鯁鯁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為褊箴云百行同轍一褊則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躋柄用後進不知詠者以謂詠躁愎不任輔弼何輕誣之甚哉

楊億雖以辭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為利變章獻太后寵冠妃御人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立可致身二府億

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揚后德當正椒門未半歲乃參大政億終不悔朝廷初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息用為本後益為邪佞者所排眷寵寢衰矣億憶性又踈俊言或輕發時陳彭年方親幸 潤色帝制有說億云竊議聖文

非親製者上不樂甚一日召億入禁中燕肴酒極豐美至於柸案之屬皆常所未見者既而命小黄門捧書數箱示之皆文藁也其中剛塗改乙皆上親翰億皆伏讀盛贊天作之美上忽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辨但惶懼而退未幾以母往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急歸侍不待報而往但留書時相所為敷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繒藥劑未之罪也億遂自称疾不出晁迥李宗諤皆貽書趣億歸但假弟倚答書曰兄書語失錯喜怒不常委是神心不定乃為母奏乞免官爵言者亦請糺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務西洛許居陽翟治疾然門生

館食者尚千餘人踰年貨用漸罄乃表述嫉謗所集賴睿明保辨再章求典許田不報復求覲歸乃就命守汝陽旣而得綠毛龜表獻稱瑞繼復求覲遂召還京師貢章願徧謁玉清諸宮始混和於時輩笑未幾卒今上親政追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張詠正直少合與楊億頗相知善嘗遺億書云世之才豪須藉智識主之則豪氣不暴縱不與伊呂並轡正合著名垂範不朽屑一懼禍者自古何限蓋智不及氣耳大年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跡繫中禁聲馳四方苟加顧氣於和蓄精於漠了然獨到邈與道俱必臻長世之期足為瑞時之表億文詞俊博落筆即成生平纂集數百卷其劬至矣然皆聲韻偶屬編組事鮮及理之文詠之書意真益友之言歟

劉平石元孫旣為昊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乃

拜章求罷兵柄其畧曰惟保定之窮邊稽有唐之前制遙兼鄭滑旁總邠寧領北平三軍洎安西四鎮精鎧五萬具裝九千秀實之出奇兵馬璘之提禁旅禦茲西寇尚或無無功而况營府久荒樓雉重葺依然狐兔之藪莫覩貌虎之師臣受畧之辰便議營繕城終板築地已凍堅方卜中春再程庶役又以小羗負德積歲造謀跨竇融之故區有呼韓之舊地廣募凶黨十倍賊遷若不縻之以息則當較之以計方將博求跳盪精練師徒竊李牧鴈門之機希羊祐峴南之算俟釁為動持重以須不須百級之勞莫成歲月之效豈意鄰城徂於常勝大將墮於姦謀忽沮我師頓增賊勢改襲羣兇屬馱餼糧四校驚嗟三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明又曰朝那地平杖巢密迹回中川濶賊逕交通以萬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則用軍忌分圍聚要衝又固圍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所圖又曰資性憂畏歷官艱

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冒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為言事者摭據其語以為露封章傳布漏泄邊機復引破膽殞心之句為怯懦特甚示夷狄以弱不復原其自叙歷官艱難之意後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並須實封以聞竦文思精敏善於叙事傳其章徧於天下亦頗以此為累焉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病輦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寢所見其弊氈縑被帷帟質素嗟美久之亟命輦帳具卧物以賜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為師丁謂貪權怙寵歛蓄無厭南遷日籍沒其貲琦賂異玩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夭逝朝廷以其第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以謂為誠議者曰夫約則常足侈則常不足常足則樂而得美名禍咎遠矣常不足則役而得訾惡福亦遠矣世有舍樂美而

專趨役訾者信可謂惑也已

明道中江淮荐飢始命王隨為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能拯傷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緡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騶導者不能呵隨方媮々矜問示為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天聖中明肅太后垂簾漸久閣官用事競欲過尊母闈以徼權寵上勢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冬仗前詔至日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秘閣為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懌遣大閣下

仲淹章於政府問其當否晏殊方為資政殿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於朝遂貶職秘閣聞其事頗憂懼亟呼仲淹於第切責之曰尔豈憂國之人哉眾或議尔非忠非直但好奇邀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累乎仲淹方對所

以當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為彊辭也仲淹退移書殊略曰若以某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鉤仲尼卻佞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繼而霸齊蘭相如奪壁於彊鄰諸葛亮邀主於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单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仗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竒也某患好之未至耳若以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高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某患患邀之未至耳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斯言之有罪必不疑其倖覲也敢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是行君臣之禮非敦母子之義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

此典則未見其損柰何後代必有后族彊盛竊此為法以抑制人主者矣某天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之壯則滔々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殊甚慚服

呂夷簡王曾同在相府曾公忠守道夷簡專用小数籠引黨類復縱其子公綽交結人士盛納貨賂其門如市曾知而惡之夷簡權寵益盛范仲淹輩數於上前攻其短既而言者相繼斥逐曾寢不樂然曾性淳厚又不欲有欺於同列一日先白夷簡欲面啓求退夷簡止之曰更俟旬日作表章當與公周避賢路耳而夷簡急拜章求罷不復白曾曾頗後時上乃疑曾不能容夷簡曾怒為所賣乃密陳夷簡賊私壞公朝綱紀上乃詰曾實狀曾素不知王名不能對遂兩罷政柄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止以資政殿大學

士判鄆州夷簡薦王隨陳堯佐作相二人皆無應務之才
隨又多病數在告未幾為諫所論皆罷上復思夷簡終再
用焉

薛奎參預宰政頗質厚任真明肅太后將行恭謝宗廟之
禮自呂夷簡而下皆阿順聽命獨奎抗議不屈明肅深忌
之然衆議已定遂備法駕容衛一同帝者識者頗以為憂
及明肅崩殂夷簡等皆黜補郡獨奎留馬意將倚以為相
及李迪再居相位踈直不達時務上察其材短未有以濟
之者時范諷方以言幸乃論非夷簡不可奎遂稽於大用
以至終知者惜之李迪既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淹淪久
之上即位知其名節深所屬意明肅太后既崩呂夷簡等
皆罷鈞軸亟召迪為相迪樸忠寡材但務廣推恩惠以悅
人心首下詔叙諸罪廢之官賅汙姦佞之人衆所共棄
者皆復爵秩授以民政又勅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

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軟姦賊耗亂不才者幾二百輩勸沮
之法由茲益壞人望晉矣暨夷簡復來諛間者日至迪遂
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范仲淹入參宰政富弼繼秉樞軸二人以天下之務為已
任謂朝政因循日久庶事隳弊志欲剗舊謀新振興時治
其氣銳不可折仲淹建議塞廕補之濫復限以年齒定磨
勘之法由博士遷尚書外郎由外郎陞郎中者非薦慰不
以名聞弼皆贊助其說果推行之由是中外希遷賞者煽
謗日熾仲淹不自安矣先是京邑群司有大閹諸官領之
如皇城群牧者皆衛士國駿日指氣使動心如意或十餘
歲不代次當補者徒羨望不得弼與韓琦協議制以三年
為率不得復有干請久任者悉奏更之田是閹官大譟惡
弼如枕干之讎矣仲淹自以久事右鄙羗勢未寧願出使
以專西畧遂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弼自以累使北戎再

講和約朝廷每論北事多以任弼乃慷慨許國力請宣撫
河朔裁輯邊務為預備之計二人既出攻讒者接踵而至
謂仲淹弼不忠務欲傾搖邦政覬幸功名上漸疑之乃罷
仲淹叅知政事知邠州罷弼樞密副使知鄆州時諫官歐
陽脩余靖輩咸以協同弼等箴議時政漸以他事被逐目
為朋黨浮薄競肆攻詆希執政意以致好爵仕路險薄益
無耻矣議曰君子小人各以彙舉蓋聲應景附自然之理
也近世並立於朝以道德相勸摩為衆所媚者皆之為黨
未知同心一德以濟天下者由何道而何致哉

夏臺叛命之二年勢益熾橫朝廷疑其有吞噬關中之意
由是獻議者請脩潼關以拒之時宋庠叅預大政銳意主
其意遂詔興板縮置樓櫓戰具回開門而反闔之關中士
民嗟愁謂朝廷棄之矣甚者取材興役半出於華陰其民
之心可知然見者則知其無益於備而徒失民心朝廷後

知其非悉命撤毀之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
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
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軋德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時中選者唯穎
贄一人自是罷不復舉至咸平中始復舉之所對策限以
三千言景德後又先於中書試六論應係條式者方預臨
策益為艱峻矣近制試論於秘閣數時之間敦迫取就舊
試制舉人納卷不許踰申刻蓋慮及酉則皇城掩闔故耳
有司不詳故事乃不許及申刻試人眎景高下窘蹙成文
故每三四歲一舉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

慶曆初夏寇方盛陝西四路並任儒帥久而未有成功時
呂夷簡為相上深所注意夷簡曰言四帥皆儒臣於軍政
非便奉祿又薄於偏裨遂皆除觀察使欲責其成功時范

仲淹帥環慶素為呂所惡及授命乃抗章辭讓言臣聞先王爵以讓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又聞貴位者為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遂為武官學士丞郎一出謂之換過入朝既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理利害臣若嘿々而授之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畧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為本路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

朝廷臣臨外間以節度諸將孰不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視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已今一但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詔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失朝廷之勢一也又既為外帥則而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害於邊事豈敢區分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必令覆奏而臣輩豈不監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又臣至邊常責將佐當圖實效上報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々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昌熾復來愈大臣將三換寵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聞

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而共其憂患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飢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鹿糲經踰歲年不治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逋不能遠者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哉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憂患為國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於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寒心亦欲獲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日而銜之以待其釁耳臣恐此輩一旦倉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為國家之患矣則此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邊上熟戶蕃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

於賊界亦傳而呼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賦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偽置觀察團練之名臣授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發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又踰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曩者以言事劾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黷於聖聽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以塞朝廷之薄責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快也此搢紳之所諒也前年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至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復燃者數四矣自知非將帥之才豈可以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際邊圖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伺將帥得人臣則引退立園歌

詠太平雖多難之夫全有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
庶隅朝廷豈以貪夫畜臣若近職而增厚祿將令常居邊
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
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
豈堪武帥長為荷戈之事乎此臣為私心而辭之也伏望
尊號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
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畧邊事節制諸候其體重矣而况
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
察之厚祿如方榮劉興輩不願減厚祿而就學士之清列
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哀神
瘁則百事隳惰豈復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恐
非陛下推委使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
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
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
自劾無功冒賞之過又劾違制之罪以聽於朝廷假使朝
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
於寇亂之手此臣所以知其退而不知其進也唯天鑒處
之夷簡覩奏不樂然逼於物議未幾并他路皆罷廉察復
學士之職焉

寇準在相位以純亮得天下之心丁謂作相專邪黷貨為
天下所憤民間歌之曰欲時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寧當去
丁及相繼貶斥民間多圖二人形貌對張於壁屠酤之肆
往往有焉雖輕詆頑冥少年無賴者亦皆口陳手指頌寇
而詬丁若已之恩讎者况耆舊有識者哉

讎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唇吻人
罕測其心時謂之十一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為范所薄
及龐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其詞籍誥
末云季孫行父之功子不忘矣蓋指諷為四凶也論者益

畏之未幾出守南陽遂卒于官疾亟自噬舌噀其血肉聞者深鑒之

范諷齊人性踈誕不顧小節嘗忤外計乃棄官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大言押闔亦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闕畧財計議者以為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噉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時人頽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識者亦以諷非廊廟器未幾被黜遂卒

國家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名全仗當時人士或不識朝廷容衛迄至尚然太宗朝嘗詔史館脩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閣舊圖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著其要云今之軋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

為中朝在漢為前朝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痕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廷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震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候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况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閣為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

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署為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准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右左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予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夏寇既敗官軍劉平石元孫陷沒延州幾至不守范雍日告朝廷益兵復為詩以言賊事凡數十章其播者云七里山界飛沙與亂雲虜騎擇虛至戍兵常忘分嘯聚類宿鳥奔散如驚麋難稽守邊法應敵若絲棼又云承平慶邊事備預久已亡萬卒不知戰兩城皆復湟輕敵謂小醜視地固大荒願因狂狡叛從此葺兵防又云劇賊稱中寨中寨賊勁悍者也驅馳甲鎧精昔惟驚突騎今亦教攻城伏

險君邀擊驅羸每排兵拘俘詢虜事肉盡一無聲蓋延州屢得賊中謀者雖齧其肉且盡終無一言故雍詩有云初朝廷輕視元昊邊臣奏請不甚允從至是方罪樞臣而逐之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慚伏而退後嘗謂人曰媽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致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李者耶聞者多笑之為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昨縣一夕卒於驛舍

孔道輔祥符中為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郡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以笏擊蛇首斃焉由是知名後鄆人石介作擊蛇笏銘其文甚激今具載之曰天地至有邪氣奸於其間為凶暴為城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

莫能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蠱或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中寧州有蛇極妖異郡刺史而下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也舉州內外遠近罔不駭奔走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閣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至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惑吾民亂吾役殺無赦則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也無異焉郡刺史下暨州內外遠近昭然發矇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彌然亘億百世而長在在堯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郊又在齊在晉為南董筆在漢武帝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繫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郊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

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又佛教微聖道行鱷魚徒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上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於一蛇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色氣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故笏之在公能破妖淫公之在朝諛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々其光

夏寇叛擾累年官軍頻敗關中物價翔躡天下為之搔動朝廷欲與之約和而未有以徠之范仲淹帥延安乃使人遺書元昊稱朝廷仁貸惜民之意許歲與金繒勸其納款書已行始聞於朝執政皆不喜時宋庠參知政事言仲淹

專輒可斬辭甚堅伎遂貶仲淹官知耀州以龐籍代之籍亦屢致和意於賊朝廷又密許籍以柄用俟和議成然後召賊乃遣其腹心楊守素入朝講約易其名為曩霄朝廷亦遣使答之然終不見元昊久之議乃定歲賜銀絹各二十萬疋兩茶六萬大斤遣張子奭等冊元昊為夏國王復厚賜之元昊遣人約子奭留於宥州亦不相見封冊重幣如委之榛莽子奭由此遷秩籍入為樞密副使皆自以為功焉

契丹知王師屢為元昊所衄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關南之地意謂本石晉所貽舊疆為周世宗所取今當復歸於北乃述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為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噐之嫌輒肆殘人之伐英等既入境乃嘯聚雜虜於幽薊之北以脅我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

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虜主真對弼語言忽慢謂朝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詞往反數日方許納幣弼歸朝定議別立誓書以往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疋通前數每歲五十萬矣前所與歲幣皆虜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輦至虜界白滿宗真方許之輦畜之費益不勝其弊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則座列頗卑今既敵國禮宜均比朝廷亦從之由是虜勢益驕矣

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弼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真當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遂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界夾山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謂北邊又言請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真既以疆盛誇於中國深耻

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
擾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計元昊密令
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榜
幽州稱元昊歸款自以誇大其畧云元昊曩自先朝求為
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云梟音易變犬態
多端忘牢豢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謀歡鄰
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通賊庭
乞脩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謀者又見輿尸重
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藏蔽懼為朝廷所
知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
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
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嚮化之心絕矣賊為患既劇朝廷
降詔購募賊中有偽署名職至卑如埋柩香者詐輸歸款
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慶曆三年既放春榜時議以為取士浮薄浸久士行不察
學無根原宜新制約以救其弊執政與言事者意頗符同
乃勅兩制及御史臺詳定貢舉條制翰林學士宋祁等上
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
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
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
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
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飾矣故謂立學合
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策論則文辭
者畱心於治亂簡其程式則閑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
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
今體經術之未能互通者當依舊科則中材之人皆可勉
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也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

問諸科文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弥封謄錄進士諸科經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為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材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其要令天下州郡並立學校至秋試投狀必由入學聽習方許取應進士並先試策問以經史時務次試詩賦以舊制詞賦聲病偶切拘檢太甚今依自來所試賦格外特許依倣唐人賦體諸科舊制對墨義外有能明於經旨願對大義者直取聖賢意義解釋或以諸書引証不須具注疏尋降敕旨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而兼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以牽制之則吾豪雋竒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與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令

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叅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辯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舉察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末式詔既下人爭務學風俗一變未幾首議者多出外官所見不同競興譏詆以謂俗儒是古非今不足為法遂追止前詔學者亦廢焉

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之地脩其國有威法諸戎遂漸為制常得中國所賜紈錦以其尤精緻者籍地使牧豎汗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他日富盛是等固當踐之

其用意規貪侵毒豈易盈哉自石晉求援為耶律德光所立約為父子之國歲輸絹三十萬舉鴈門以北又幽州之地為德光壽自是失其控壓之要廢之無全策矣虜雖時有聘問不過豐貂大腊顛駮數四而已其鄰國曰渤海女真室韋遼靺鞨奚霫之類皆君奉之其民標警善鬪堪艱苦但衆寡不侔故為所制耳梁及後唐時尚有來貢者自是阻闕偏於疆力晉高祖時桑維翰疏云契丹自數年未最為疆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蓋謂是也每與兵擾塞則傳一矢為信諸國皆震懼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誼傳指顧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隊晝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鉦或吹蠡角或為禽鳥之聲各隨部隊撒卷而去至明不遺一騎軍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什伍俱前緩急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人能死戰而又山後郡縣俗情篤實高上氣武士農商工四者俱備以資其用其主

雖遷徙出入非廬帳不居然有坦壘宮室矣其民雖瘡墮寒冽非旃毳不禦然有衣服染績矣自開運中德光亂華盡得晉朝帑實圖書服器工巧事多摹擬中國久而益盛矣始石晉時閔南山後初益虜民既不樂附又為虜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媮息苟生周世宗止平閔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盡逝新少者漸服習不怪然常居右虜下漢其間士人及有識者亦嘗悵然無可柰何

太宗既夷并壘乘銳直壓其境國中駭怖不知所為其主與左右聚議皆曰中朝皇帝此來但欲恢復土宇幽州垂陷矣不可不救之敗則委棄深道未為晚也中國既得山後郡縣必不困蹙侵害我乃傾國抗敵遂能保有其士彼民復失所望矣自後遣將出師蹈其境界頓其營壘皆欲請命送款然未能攘奸掃穢料取全勝亦彼民之不幸乎

尔後河朔之民數被其毒驅掠善良入國中分諸路落鞭笞陵辱酷不可聞漢人每被分時父母妻子各隨虜騎而去號哭之聲震動天地風雲為之變色聞者無不傷心焉及真宗幸澶淵親征遂與盟歲給金繒虜亦深入自驚恐王師遮屯要害斷其歸路欣然奉約自是河朔之民漸有生意矣

真宗與北戎脩好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下謂事通然無異論時王曾為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不至均今若是與之抗立首足並處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並倒植願其國號契丹足矣真宗深所賞激然使者紫已往遂已識者是之

王曾知審刑院法有違制者報徒曾請非親被以失論從杖既而外郎有以是具獄聞者真宗怒詔令如法曾執前議上謹容曰若輕議是無違制者曾對曰如詔旨亦不復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耶唯上財幸上悟欣然從其議因為著令

真宗疾弥留皇太子決政資善堂劉太后諷宰相子謂謀臨朝物議憂疑王曾說后戚錢惟演曰帝仁孝結於民心深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屬吾儲君而皇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不見呂武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謀劉氏無處矣公寔后肺腑何不入白即帝不諱立儲為君后輔政以居此萬世之福也后悟不復有他志及皇儲踐祚遺詔軍國事權聽后旨議法久未決丁謂公后素乃上議太后朝近臣慶大政皇帝朝朔望獨見群臣餘庶務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即下不以覆謂黨皆附和以為便曾對曰天下公器豈可兩宮異位又政出宦人亂之本也不可乃引後漢馬鄧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母

后生右而加簾焉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已而治定陵謂果與允恭謀改吉卜幸咎禍事敗抵罪謂黨佑之曰謂首被顧託請以議功曾曰謂事干宗社議功不及卒放謂於朱崖佑者亦廢先是謂用事威賞皆專違不請於朝謂已竄馮拯繼為上相復躡故跡曾以禍福拯深怨之自是事皆決於兩宮然太后稍自尊侈既上尊號乃欲御天安及玉清宮災曾為宮使乃免相出知青州知者謂曾之大節邦家賴焉

故相李昉嘗謂其子宗諤曰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人吏難於選補臺省舊規漸成廢墮吾嚴相為右僕射都省並無舊吏惟私名散官數人主掌案籍而已舉惜應對山野特甚省中故事懵然不知會勅集三署官議事省吏以狀來報吾詰之曰三署官議事僕射入省乎曰不知也臺省

官與丞郎尚書雜坐乎曰不知也掌名表郎官與監議御史何向而坐曰不知也左右丞與尚書坐孰為主曰不知也吾為主客郎掌誥日時尚書張詔李濤楊昭侃右丞趙上交中丞劉溫叟以耆儒宿德俱在班行屢陪諸公於都省議事大凡在內庭論職不論官入都省論官不論職如學士帶兩省官及都省官議事之日入都省並綴本班坐每議事有司於都堂陳帟幕設左右丞坐於堂之東北面南向設中丞坐於堂之西北西南向設尚書侍郎坐於堂之東廂面西向設兩省常侍舍人諫議坐於堂之西廂面東向設知名表郎官坐於堂之東南面北向設監議御史坐於堂之西南面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坐於左右丞之後設諸行郎中員外坐於尚書侍郎之後設起居司諫正言坐於給舍諫議之後並重行異位故事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是為四相自唐開元之後僕射不知政事然

非軍國大事不入省會議之事之日三署官早赴省就次所次司先以所議事狀徧呈郎官畧知大意然後所司引知名表郎官執所議黃卷升廳就本位立次引監議御史次引小兩省官次引郎中員外次引三院御史中丞各就本位然後左右丞升廳所司抗聲曰揖群官揖訖各就坐知名表郎官以黃卷授所司捧詣左右丞左右丞執卷展讀訖然後授於中丞中丞授於尚書侍郎徧至群官讀訖復授於知名表郎官始命進飲食所司捧筆研立於左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請定議左右丞揖群官訖然後乃一幅紙書所議事署字於其下徧授四座監議御史命一吏抗聲曰有所見不同者請不署字食既訖所司復抗聲曰食畢揖群官對訖各降階出就本位以所議可否共列狀進入以官高者為表首異議者於閣門別進狀論列如諸司三品以上武班二品以上並入省議事郎諸司三品坐

於尚書侍郎之南東宮一品坐於尚書郎之前武班二品坐於給舍之南並絕席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至廳下馬餘官並門外下馬設僕射大夫位於左右丞之前並重行異位揖筆署字皆僕射專之故徐鉉在省多知典故亦言江南見舊儒所說議事之儀與吾所記畧同因命寫一圖授省吏未知此輩能遵守否當昉言此時都省猶時復議事近年以來此事都廢惟議謚法則群官一集於都省郎官由經科入仕者多不知學術但飲食署字而已議罷出省人或問其所議有全不知所謂者兩制中淺隘者又耻與曹次列多辭以故不赴集由是體益墮焉

夏寇擾邊關中科歛頻仍民力大困掌計漕者遷徙靡寧無以職之計人戶逋移幾半公私窘蹙及吳遵路為都轉運使雖究意利害而分九等戶為三十七等以均徭役然

民益怨擾不知所措

犇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被任遇三嘏四端復常為主慶曆四年秋三嘏携嬖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偽主皆有所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迫令再合偽主克狠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論其國中機事言虜主已西伐元昊幽薊空虛我舉必克所陳凡七事復為詩以自陳云雖慙涔勺赴滄溟仰訴丹衷不名寅分星辰將降禍允方疆寓即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取燕民歸舊主免於戎虜歲稱兄朝廷誓約既久三嘏虜壻位顯恐納之生釁又移文邊郡躡知三嘏未跡求索峻切期於必得不則舉兵隳好矣朝廷乃遣還三嘏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益窘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嘏至幽州其妻

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三嘏送虜主帳前以其兄弟皆方委任遂貫三嘏死使人監錮之議者深歡惜其事

天禧未真宗聖躬多不豫丁謂當國恣行威福時劉筠在翰林守正不為阿附謂深嫉之筠乃求出為郡止授諫議大夫守州筠廬州筠拜章求兼集賢院學士謂沮之不與筠舟至淮上遇水暴漲作詩云行々極目天無柱渺々橫流浪有花容客子方思舟下破破陰虬自喜海為家村遙樹列晴川薺岸濶牛分觸氏蝸鳶嘯風高誠可畏此情難諭坎中蛙識者美其憂思之深遠焉謂敗復召入翰林為學士以詩別同僚云一辭鸞署忝英藩雨見黃華媚翠罇政懦每憐民若子歲豐還喜稻成孫離愁且飲賢人酒密對湏求長者言入奉清朝咸一德晨趨豈歎鬢霜繁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衣周啓明將被親策執政以謂封禪有期將告成功于天下不當復訪

人以得失遂報嚴夷簡特升職倅郡啓明免將來進士鄉薦啓明乃歸括蒼隱居聚徒講學不復仕進時論高之江南徐鉉歸朝儒筆履素為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祐與之交款李至蘇易簡咸師資之李穆尚書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仕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或問其故鉉曰亡國之大夫已多矣時王師已圍建業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鉉乃請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撰江南錄末乃云天命歸於有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誅鉉深毀短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

夏國元昊取契丹女偽號興平公主乃宗真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晚被病元昊亦不往視之以至於歿宗真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

以為元昊畏耶律之疆諷宗真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權尹京府自以言事被用以諫諍為已責呂夷簡作相氣勢熏炎無敢逆者仲淹屢犯其鋒夷簡深懷忌憚但博示函容以親仲淹仲淹終不合每對上言夷簡纖邪不忠宜制其漸曰泛論漢世莽卓階亂有胎由辨之不早致然其語漏泄譖愬者日至矣上遂疑仲淹離間大臣徼幸進取落待制職出知饒州言事官無敢辨之者皆言仲淹不當指夷簡為莽卓時尹洙余靖歐陽脩皆讎書三館相與憤切洙遂詣政府請與仲淹皆貶為黨人靖上書言臣聞位踈而言親者罪也知淺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抵妄輒有開陳者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萬一蓋國雖死無限恨伏聞今月九日以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落職守本命差知饒州臣竊謂仲淹秉忠朴之心懷直諒之節不識忌諱有可矜愍觀其臨事不苟言必

忤上竭忠奉國夫豈私其身哉去歲自貶所召居顧問之職耳時正人端士酌酒相賀喜陛下納善思治招徠忠讜真聖帝哲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遽聞以言獲罪左降僻遠事出不意驚動耳目何其進之太暴而退之太速乎然則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示含怒重加譴謫臣深為陛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商周之王嘗云諤以昌不聞誹謗為罪况仲淹前所言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其大者以其言合典禮尚加優獎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下屈情徇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前短縱令謀論踈濶褒貶過當斷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與讒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庭毀平津之笏詐張昭論以魯爾為鹿踈漢帝吳王熟聞此議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但以

諫官御史畏罪而未言遂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不避誅放臣之所言亦非營救仲淹何則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吏部員外郎比於長流此乃踰涯之寵今雖落職寔於仲淹之身未有所損但所論者國家大體耳古者斥去直臣皆玷累盛德故多含垢忍怒以示容納彼非不能快意行事蓋惜千古之名耳陛下自尊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惜則恐書於史冊虧玷太平之治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聰在此舉矣可不慎乎臣披瀝肝膽異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舜察迩言為念以漢招直諫為謀常以壅塞是憂不以誹謗加罪追改前命無重過舉則天下幸甚書奏夷簡內不自安乃謫涿靖官以拒來者歐陽脩乃秘書司諫高若訥責之曰高君足下予年十七時家隋州見天聖二年進士榜始識足下姓名時予年尚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

道鄉鄭天休數人以文章有大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問予友尹師魯以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不使予疑之也自足下為諫官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辨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又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其疑遂決希文剛正

好學通古今其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於性剛柔懦稟之於天不可勉強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自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耳雖朝之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及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来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使天子待不賢是聰明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今日天

子與宰臣忤意遂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耳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官必不肯自言禍●畏而不諫亦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官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彼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諍臣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官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任而不言便當去之而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

待罪足下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脩今其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也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日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官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事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聊布區區若納得書怒甚乃繳其書奏之曰伏覩勅榜節文范仲淹言事惑眾離間君臣自結朋黨妄自薦引及知開封府以來區斷任情免勘落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及論中外臣僚事臣以位備諫列自仲淹落職之後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畧與勅榜中事符合臣風聞本人謀事踈濶及躁憤狂肆陷於險薄遂有離間君臣之

罪臣既見朝廷行遣未至過當固不敢妄有救解也十六日有館閣校勘歐陽脩令人力持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謂臣為御史裏行日俯仰默默無異衆人責臣今來不能辨仲淹非辜乃庸人常情作不才諫官乃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不敢一言在其任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言臣猶有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臣以庸鄙承乏諫憲屢貢狂斐以罄丹赤夫犬馬猶知其主况臣早聞忠義久預搢紳衣君之衣食君之食權臣皆非親舊立朝最為羈孤陛下仁明未嘗濫罰豈顧望而懼柄位之臣哉臣為御史諫官相繼將及二載每聞詔令不便姦邪慢朝授任非宜興造未當雖有中書已行之事臣屢嘗率意言之介然誓心不知忌諱至於微小之事耳目不接則不敢喋々上煩聖聽以沽激名譽也奏對應在

皆可驗之臣與歐陽脩交結素疎未嘗失色非意凌犯固不可校然本人謂范仲淹班行無比稱非辜仍言今日天子宰相忤意逐賢人責臣不賢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忤意逐之臣合諫諍宰臣以忤意逐之臣合論列以臣愚見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此來亟加進用知人之失堯舜病諸忽茲狂言自取譴辱寬大之典固亦有常脩乃為之非辜稱其無比仍謂天子以忤意逐賢人誠恐中外聞之所損不細臣所以徘徊迫切而不敢自隱也事下中書夷簡乃貶脩為峽州夷陵令時王曾同在相位意甚不平然不能救止但令親識寬諭貶者而已同年生蔡襄乃作四賢詩歎美仲淹等其詠脩詩誚高若納云袖書乞憐天子旁人到于今諷誦且笑之然朋之訖兆於

茲矣

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良偶拙地得求數百斤鬻之以

備供張其地乃偽國德昌宮遺址鈔華之所積也李氏區區竊據江表之地而漁色奢縱如此欲求國祚長永其可得耶

石介為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狂直沽激為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於上謂介為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為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効劉桢楚也

曹利用由和戎之功漸被擢用以幹理稱及當樞柄益盡忠力劉后垂簾聽政利用自以親承顧託庶事公執時中官依劉氏之勢多求徼幸利用屢抑其請由是讒嫉日至因其從姪汭於鄉墅間服黃袍為戲構成其獄以至遷逐中使乘駟監其後日夕詬迫之至襄陽驛舍自縊而卒時人皆知其寃利用自居貴位積聚巨萬而不知散又常為寇隼所薄隼竄雷州利用亦有力人亦以此非之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

分兵之患不可守者悉命罷之寇益驕侵掠不已种世衡者時在鄜州幕中上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之地實當賊衝可以外固延安漸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用世衡董其事且戰且城之然据險無泉衆懼不可守浚五十丈復有巨石兵徒皆曰是豈可井哉世衡命攻其石屑而出凡一畚償百金久致其力果得泉甘且不耗水乃大足自茲西陝堡障患無泉者悉如世衡募工力致無不濟者詔名為清澗城以世衡知城事寨下屬羗率持兩端向背不常世衡入其部落勞問親近無所疑問屬酋皆附之建營田二千頃歲得其利人頗稱之

偽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於韓渥江南李煜時近臣私以艷薄之詞聞於王聽蓋將亡之兆也君臣之間其礼先亡矣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園數丈唐相段

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瘁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初歷年一千二百餘枯而復生予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枯榦並存若虬龍之形

王達子偕嗣於蜀侵蕩無節庭為山樓以綵為之作蓬萊山畫綠羅為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芟荷之類作折紅蓮隊盛集鍛者於山內鼓索以長籥引於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綵為二舟輓轆轉動自山門洞中出載妓女二百二十人撒掉行舟周游於地衣之上採折枝蓮到堦前出舟致辭長歌復入周回山洞俄而唐莊宗遣使李嚴入蜀復作此舞以誇之嚴歸首策未幾滅王氏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吏納土牛

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主人恐其為人所損遂致廳事之左邊選程出視事怪問之主者以對程歎曰農夫牧豎非升廳之人兆見於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為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氓叛竊入据城邑焉人亦服其理識

成都有唐劍南西川安撫副使馮涓撰重起中興草玄寺碑序會昌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略云釋氏不可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令不以終行者由時代之意殊也予讀之數四亦詣理之言也

故相陳堯一佐既終家居於鄭翰林學士李泚知鄭州諸子納其父行實於泚求神道碑文泚怨堯佐素不薦引雖納其潤賂文有譏薄之意陳子哀訴求為改削泚終不從其家耻不立石因據泚在鄭時詠柴陵詩奏之云弄駟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榛斷隴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泚自負文藻急於柄用衆惡其陰險每入朝則搢

紳為之不安上漸知之故久畱外郡其詩寔由怨懟而作
遂罷禁林主鑰南都泚上章自理不已後因持服遂留京
師

唐莊宗遣郭崇韜副魏王繼岌平蜀既而疑崇韜赤其族
俄又殺河中府異王朱友謙三百口又詔西京畱守至洛
守上東門伺政府節度使李從曠至欲誅之諸侯無不憂
懼闕尹縱權倡優富寵而師旅窮置恩賞不流遂致具州
之亂先是蕃漢都總管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本蕃人姓
名邈結烈雖有佐命大功莊宗既得天下頗疑之盡奪兵
權處以閑逸至是聞變急起嗣源將兵討之洎至鄴諸軍
推以為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彥威曰與君受命討賊豈
料天時人事如此然諸軍只因飢寒思亂當奏加恩賞以
圖安靖爾親衛指揮使元好欽不能審其由徑奔洛陽告
亂涂中逢嗣源子金槍指揮使從璟驅之同見莊宗遂斬

從璟自將以禦之距汴城五十里聞嗣源入汴軍潰而歸
洛時屬中官秉駟就長安殺偽蜀王衍一行樞密使張居
翰歎曰上方寸已亂一行五千餘人豈可盡殺乃改一行
為一家反絳霄之禍已三日而殺王衍一家使人方到長
安蜀人寃之

慶曆中有宋禧者為侍御史禧介廉善士學術議論則非
其素屬親事官謀亂夜梯殿廡入禁中垂致不測既而擒
獲上驚怖累日厚飭宿衛常有戒心禧上言請市羅江狗
置內中以備守禦人皆傳以為笑目之為羅江御史未幾
罷出外任噫禧之意忠矣而思之不精遂取衆諂言不可
不慎也

後唐明宗親討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宿將同光末趙在禮
鄴中亂從明宗討伐及人情变革遂與霍彥威同立明宗
尋判諸軍諸衛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

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多遣中人覓權之守殷軍用不
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與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
誨奏其反狀明宗親帥師討之車駕至汴守殷自以本無
不臣之意為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扣頭號哭稱冤明
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已麾軍登陴勢不可遏城
陷誅之童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
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日自古帝王或
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為億兆祈福不
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歟

宋庠葉清臣鄭戩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定中
庠為參知政事戩為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祁為天章
閣待制趣尚既同權勢亦盛時人謂之四友呂夷簡深忌
之指為朋黨俄有無名子作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勝
中龍虎更無人之句餘韻甚多深訐庠之私短語寢上聞
乃盡罷四人為郡仍降詔天下戒朋比焉

儒林公議一帙計五十餘葉未知作者為誰臨其前後印
章以伺識者嘉靖壬辰孟春良日玉泉子允升錄于萬竹
山房

右儒林公議一卷宋太子少傅田况元均撰元均當慶曆
初以言兵遇自陝西經畧判官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權
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四年甲申保州軍殺長吏叛元均處
置平之以功遷官既丁父憂乞終制以直學士知渭州遷
諫議大夫知成都終於樞密使是書之作當在守蜀之際
故卷末稍記蜀事其少仕時當元昊之叛受經畧夏竦辟
為判官從事西陲多所匡贊故卷中多記元昊事議多在

竦如韓尹議攻元均嘗上疏極論竦不出師元均蓋有以
贊之卷中不自言上疏而但云竦不甚主元均可謂善則
稱人功必歸上者矣作私史如此可以為法崑山俞階父
刁謂此書未知誰作或未攷耳嘉靖庚戌季夏雁里子柄
識





